

托起明天

河北教育出版社



立头等的孩子

邹尚庸 著

[28].47

24

5



立头等功的孩子

邹尚庸 著



NLIC2970075452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托起明天》丛书编委会

主 编:尧山壁

副主编:邓子平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邓子平、刘小放、尧山壁、郝荣斋

托起明天丛书
立头等功的孩子
邹尚庸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5 印张 72,000 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18,000 定价:6.90 元

ISBN 7-5434-2692-7/I·255

序

新时期以来，河北儿童文学创作有了较大的发展、繁荣，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作家队伍，出现了一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的好作品，整体实力可以排列全国较前的位次。

河北儿童文学创作可以概括两个特点，一是门类齐全，各有尖子；二是丛生群落，争奇斗艳。这套《托起明天》丛书就有较为充分地体现。以体裁分有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动物小说，童话，寓言，散文诗，校园诗，剧本，童话还兼有优美、热闹两派。十名作家分别来自石家庄、保定、邯郸、廊坊、唐山、张家口各地，十之八九是业余创作，分布在工业、教育、统战、新闻、出版、文化、文学诸多战线。

这套丛书大体上反映了当前河北儿童文学创

作的成就和水平,在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和文学品位上堪称上乘、优秀之作。它们洋溢着浓厚的当代生活气息,青春气息,努力塑造新一代少年儿童形象,探索、揭示他们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充满了童真童情,童心童趣,天真烂漫、活泼可爱跃然纸上,动人心弦。在艺术探索、审美情趣上,更加讲究趣味性、幽默感、可读性,更加适应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习惯。因而,这套丛书肯定会受到广大少年儿童读者喜欢的。

江总书记关于繁荣少年文艺的指示,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河北省委宣传部积极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指示,组织规划少儿文艺工作,与河北教育出版社、河北省作家协会共同策划选题组建编委会,选拔作家作品。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同志非常关心,多次过问,出谋划策。河北教育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当做一项重要任务全力以赴,组织人力、财力,精心选稿,精心编排,精心印制,精益求精,为大小读者提供了一套精美的精神食粮。读者和社会也同样感谢他们。

我们伟大的祖国拥有近四亿少年儿童,一点三亿少先队员。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二十一世纪的

主人。纯真的心田渴望着甘露，小手像两片叶子期待着阳光，伸向叔叔阿姨。作家是儿童的生活向导，是造就一代新人的灵魂工程师。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要永远心中拥有儿童，拥有明天，怀揣爱心，千方百计地去满足孩子们的需求。

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就是营造“希望工程”的艺术殿堂。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需要文学、出版、宣传、研究、评论各方面同心协力，精诚合作，迎接繁花似锦的儿童文学的春天，迎接新的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尧山壁

1996年8月

目 录

(1)	序
(1)	一 水面葫芦
(19)	二 不平静的夜
(33)	三 紧急约见信号
(45)	四 智夺马群
(64)	五 重托
(79)	六 牯牛弓上
(93)	七 蛋壳里的小野鸭
(109)	八 泥巴驯马
(126)	九 换盐
(136)	十 黎明前的枪声

一 水面葫芦



靠山屯是嫩江平原上一个村子，有三十多户人家。它像一小块褐色的宝石，镶嵌在草原的边沿上。村中，房舍十分简陋，除伪警察署长于红脸的家是一座黑门楼大瓦房外，其余人家都是用土堡子叠砌的低矮草房。

屯子西邻县城三里，东距日本鬼子的种马场二里。从种马场大门口延伸出来的一条土路，经过村子直通县城的东门，北靠一架山梁，南面一望无际的草原。黝黑的沃土肥得闪光、流油。地面上，茂密地长着一人多高的小叶樟草、扁平的水稗草和北大荒特有的叶茎纤细的靛靛草……



乌裕尔河清清的河水像一条白色的带子，在草原上曲曲弯弯地流淌，冲积成数不清的湖泊、港汊、沼泽。一到夏天，草原上野花烂漫，到处是蝶舞、蛙鸣，弥漫着泥土清香和花草的芬芳，沁入肺腑，令人心醉。白天，一群群不畏艰辛、千里迢迢从南方迁来的候鸟，在沼泽地上空遮天盖地飞舞，寻找着理想的栖身之地。数不清的牛群、马群、羊群在草地上摇头摆尾，“咯噔噔”“咯噔噔”地啃着青草，宛如朵朵彩云在绿绒毯上轻轻地移动，景色十分壮观、迷人。夜晚，当太阳西坠、月儿初上时，灰蒙蒙的草原上，狼纷纷出洞觅食，它们嘶叫的声音，给草原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刚下过一场雨，草原如洗，在阳光照耀下，小草儿鲜绿欲滴。乌裕尔河水清波静。两岸长着一丛丛的水葱，手指粗的葱茎，被顶端麦穗似的籽粒压得羞答答地四下低垂。浸入水中的墨绿色的尖梢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像一个女孩子用纤细的小手轻轻地划水，荡出一圈圈的波纹。微波浮荡着水上的浮萍，也浮荡着一个漂在水面上的浅黄色的葫芦。

夕阳烧红了半边天，红红的晚霞，染得河水反射着绚丽的光泽。河汊子上空，归宿的水鸟们，一



群群的鸣叫着，盘旋着，起落着。

一群野鸭儿在河汉子上空盘旋了一圈，一灰楞翅膀，“刷”的一声便落在水面上，它们转动着长脖子，开始啄食浮萍。那个漂浮的葫芦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向野鸭子移动着。几只大野鸭呆呆地盯着它，好像有点儿害怕地嘎嘎叫了几声，再不敢向前游动了。就在这时，一只觅食的野鸭子，发现了一群小鱼，把长长的脖子伸到水里，撅着屁股追逐到葫芦的旁边，葫芦微微一动，野鸭子来不及抬头，只惊恐地一展翅膀，便神秘地沉没进水里。葫芦边冒出了一长串小水泡。水泡一个一个地消失了，水面又变得静静的，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葫芦也不动了。

野鸭们伸着长长的脖子望着眼前的葫芦发怔。它们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当水面平静后，葫芦周围的鱼虾又开始游动时，长途飞翔后的饥饿使野鸭们顾不得再去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有几只又向葫芦跟前游去，抢食着鱼虾。当一只野鸭子刚一靠近葫芦，葫芦又微微一动，眨巴眼的工夫，野鸭子又沉进水里没影儿了。这回野鸭们有点儿警觉了，吃惊地看着这个神秘的葫芦。这个葫芦是有点儿怪，它底朝上倒立在水中，葫芦上



有一对铜钱大的窟窿，里面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正向野鸭们窥视呢。野鸭子似乎看出了秘密，一只只惊恐地转身后撤。突然！葫芦向鸭群猛扑过去，随着几声尖叫又有两只野鸭子被拉进了水中。

“嘎嘎——”野鸭子们吓得炸了群，从水面上惊恐地飞起，四下逃散。

被拉住的野鸭子拚命挣扎，一下子把漂浮着的葫芦撞倒了，从里面露出一个男孩子的光头。这孩子圆脸，大眼，满头乌发，正咧着嘴开心地大笑着。他叫小根。小根立起身子，露出扎在腰上的一根粗绳，绳上挂着野鸭儿，他高举双手向岸边大喊：“小弯，快来！”

“来了！”一声尖细的喊声刚落，从岸边草丛中站起一个男孩，他长得圆头圆脑，小鼻子，细眯眼。

小根一手扒水，一手拿着葫芦，从没腰深的水中向岸边走来。小弯伸手把小根拉上了岸，惊喜地用手指点着小根身上的野鸭子：“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小弯数完了，乐得直蹦高，说：“小根，你真行！”

小根从身上摘下野鸭子说：“要是我爹来捉，一次少说捉他十只二十只的，哼！这次便宜了这帮傻家伙……”



小弯兴冲冲地问：“小根，咱们吃吗？”

“当然吃。”小根穿好衣服，“来，你捡柴，我和泥，烧野鸭子请小山东的客。”

“好！”小弯举双手赞成，“让小山东吃个够！”

小根和小弯在河岸边一块平地上，紧张地和起泥来。

七月中旬，在乌裕尔河两岸，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鲜绿的嫩草，挺着脖颈猛长，微风掠过，野草像麦浪似的起伏着。草棵中，各种鸟窝连着串，白的、灰的、麻点的大小不等的野鸟蛋遍地都是，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鸟们，满身长着黄绒毛，闭着眼，叽啾叽啾地啼叫着，等候父母衔食来喂它们。天空中，一种叫“窝了”的小鸟迎着风，展着翅，尽情地歌唱，那清脆宛转的声音，孩子们百听不厌，一个个情不自禁地仰望天空，拢起嘴唇，打着口哨与鸟嬉戏着，对叫着。每年一到这时，孩子们的心早已飞向那神秘莫测的大草原了。

可是，这些年来，大草原不是被鬼子占住放牧种马，便是因打“官草”封了甸子，孩子们只能远远地望着弥漫着白色烟雾的草原和在乌裕尔河上空飞翔的鸭群。今年却不同了，从城里不断地传来了消息。日本鬼子快完蛋了。鬼子种马场的马群只



交给小山东一个人放，草甸子也没封，打“官草”的事也没人管了。孩子们的心哪，乐开了花。所以，今年学校一放暑假，孩子们便成帮结伙地来到了乌裕尔河畔。

小根用木棍掘着土，小弯拾了一大堆干柴，又用葫芦当瓢舀来水，一边往土里倒，一边问：“小根，泥巴和稀点好，还是干点好？”

小根说：“再倒点水，泥太干粘不住鸭毛。”

小弯向稀泥里倒完水，又接过小根手中的木棍搅了一阵子泥才直起腰来，问：“这回行了吧？”

小根蹲在稀泥堆旁边，用手抓了一把往鸭子身上一抹，嘿！黑乎乎的稀泥，牢牢地粘在鸭毛上。小根乐了，用手抓住野鸭脖子向上一提，说：“小弯，你往鸭子身上糊泥。”

“我？”小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往野鸭子身上糊泥，是要有经验的能手才行。因为稀泥糊厚了，烧时熟得太慢，就是熟了，因为烧的时间长，把鸭子身上的水分全部蒸发掉，那就成鸭肉干了。稀泥糊薄了，火一烧，泥巴裂开，把鸭肉烧焦就不能吃了。小根是大伙公认的糊泥能手，往年都是由他一只只亲自糊，烧出来的野鸭子鲜嫩可口。今天小根叫小弯往野鸭子身上糊泥，小弯



能不为难吗？小弯朝小根傻笑笑，不敢下手。

小根笑着问：“小弯，你不敢糊？”

“敢！”小弯狠了狠心，抓起一只野鸭子说，“小根，糊不好，烧坏了，可不兴埋怨。”

“你就大胆糊吧！”小根鼓励着说。

小弯打消了顾虑，抓起一把稀泥往野鸭子背上一抹，问：“行不行？”

“行！”小根抬手把稀泥搥了搥，“要粘紧点。”

“嗯。”

小根和小弯一人提着一只野鸭子，不停地往野鸭子身上抹着稀泥，不一会工夫，两只野鸭子便成了两个大黑泥蛋。小弯用手掌托着问：“小根，你看我糊的合格不？”

小根接进黑泥蛋看了看，笑了：“小弯，你心眼真灵，一学就会，比我糊得还好呢！”

“真的？”小弯挖掌两手问。

“真的。”小根又抓起一只野鸭子递过来，“小弯，你糊泥，我去点火烧。”

“好。”小弯接过野鸭子，嘴里哼着歌，美滋滋地糊起来。

草原的傍晚是雄伟壮观的。远处，归圈的羊群在晚霞里悠然地漫步，如同无数的扁舟在绿色的



海洋里游动；近处，牛哞马嘶，百鸟在空中啼叫，牧歌在草原上悠扬地回响。这一切，是那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使乌裕尔草原显得更加辽阔、深邃。

小根和小弯烧上了鸭子，并排地坐在河边上，他们把腿伸进水中浸着凉，一边玩水，一边等着小山东的到来。小弯从地上拾起一块石片，对准水面扬手抛去，石片在水皮上连续跳跃出一长串水花，吓得正在觅食的鸭群展翅惊飞。小弯指着空中飞翔的野鸭子喊道：“野鸭儿们，你们别美，明天我就放上夹子来打你们——”

“你那夹子不行，”小根搬着小弯的胳膊说，“你的夹子是打鸟用的，钢丝细，劲太小，打野鸭子得用打狼的那样大的夹子才行。”

“打狼夹子？”小弯想起一件事，“小根，你给小山东做好打狼夹子了吗？”

“没，钢丝还不够。”小根说，“我正给他讨弄呢。”

小弯说：“小山东前天告诉我，他放马的时候碰上狼啦，让你快点把打狼夹子给他做好。”

狼，是草原上危害牲畜的最大天敌，它的出现，将威胁马群的安全，小根很替小山东着急，说：“行，我马上想法做好。”



小弯好动脑筋，爱提个问题，他望着天空飞着的野鸭子说：“小根，你说怪不，刚从水中捞出的鸭子，身上怎么连一滴水珠也没有呀？”

“你说呢？”小根反问一句。

小弯说：“因为鸭子身上有羽毛。”

“你家大母鸡身上也有羽毛。”小根说，“它会游水吗？”

“那是因为鸭子脚上有蹼，鸡没有。”小弯胡诌起来。

小根说：“别瞎蒙了，告诉你吧，鸭子身上不沾水是因为它羽毛上有油。”

“有油？”小弯感到有趣，“鸭子身上怎么会有油呢？”

小根抬起手向远处一指说：“小弯，你看看，那几只野鸭子在干什么？”

小弯顺小根的手指望去。远处，一群吃饱喝足的野鸭儿正站在岸边不停地摇头摆尾，用嘴在身上各处乱擦着。这个小弯天天见，觉得没有什么稀罕的。他说：“这是鸭子在洗脸。”

“不是洗脸。”小根说，“这是鸭子往身上擦油。鸭子的尾巴上长了一个肉疙瘩，能挤出油来，鸭子用嘴把油涂到羽毛上，所以全身就不沾水啦。”



小弯还不大相信，他眨眨眼，奇怪地问：“小根，你咋知道的？”

“听我爹讲的。”小根说。

小根爹叫郑柱，是赶马车的老板子，他识文断字，会讲“古”，在孩子们中有很高的威望。一年前，因“国事犯”^①被于红脸抓去当劳工了。直到现在也没有音信。既然是小根爹说的，那准是真的，小弯完全信服了。

一阵晚风吹过，干柴燃得噼叭作响，小弯回头看火堆时，惊喜地叫起来：“小根，小山东来啦！”

小山东是个孤儿，没名没姓。因为他只有十几岁，满口山东腔，孩子们都管他叫小山东。他是种马场的马倌。

郑柱被抓走后，小根常在草甸子上放牧他家那匹菊花青骗马，很快和小山东成了好朋友。菊花青也常和小山东的马群一块吃草，因为它是本地马，熟悉乌裕尔河两岸的水草，很快就成了种马场一百多匹大洋马的马头。种马场的鬼子发现后，指令于红脸硬是把菊花青抢走，给种马场的马群当了马头。小根心里非常想念菊花青，每当小山东赶

^① “国事犯”，即政治犯。是日伪为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而定的罪名。